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选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 中共深圳市委 市政府 联合征稿 人民日报文艺部

清明广远唱大风

韩小蕙

我对清远，心仪久矣！

清远是何方神圣？清远名贯中国广东省，今年刚好是弱冠年纪。这个早在襁褓里就爆出大名的边远小县，现在经过20年水里火里的反复冶炼，仍然是红旗不倒、挺立华夏的改革大名家，而且还成长为“中国百强市”，其城市增长竞争力排名全中国老二，了不起啊！

我曾问过清远为什么叫“清远”？10个人差不多有10种回答，也就是说，都加进了他们各自的感情色彩。对“远”字基本上没有争议，地处在粤中北部山区，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远隔着千条河流万重大山，的确是远矣哉——史载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愈，曾在清远做过县令，当时整个县城只有9户人家，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贫瘠的小县了，不用说，韩昌黎肯定是被一贬再贬才去到那远在天边的小任上的，清官嘛，等待他们的大多都是这般命运。而对于“清”字的解释，则“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了，有人说这是中原文化直落的结果，“清正廉明”、“政和风清”、“清明广远”，这些都是封建帝王最爱标榜自己的字样；不过也有人说这“清”字取自当地，风清、水清、民风清朴，这远离政治中心的偏隅之地，不是“清”远又是什么远呢？

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何以惦记人家清远呢？

的确，我在清远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真是没有一点个人的瓜葛。但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30年前我刚考入大学没两年，就从《人民日报》头版看到一个消息：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清远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做法，党报并称这一改革做法为“清远经验”。我当时特别兴奋，因为我是从长达8年的青工任上离岗的，对当时的工厂太了解了，在我们厂乃至全中国的各个工厂里，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大家过的都是准军事化的生活，8小时上下班，干一样的活儿，按年头拿一样的工资，想多挣一分钱也是危险的资本主义狂想。这就严重违背了自然发展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当然不能激发出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导致劳动生产率在极低水平郁闷地徘徊，也让大家觉得活的没什么劲。我们这些工人们，包括工程师们、车间主任们以及更高层的工厂领导者们，都盼望着能来个什么改变，于沉默中盼惊雷啊！可是，谁敢？那是罪该万死的“资本主义复辟”，大帽子若真是戴在你头上，你就甭想在工人阶级的光荣队伍中混了！

感谢清远，终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带头突破了这种千万个和尚没水吃的大锅饭局面，全国有多少人的眼睛都亮了，把心灵的窗户打开，遥望岭南，盼望那改革的鹅毛大雪滚滚而来。后来我听说，当时全国各地有2万多人冲破重重障碍跑到清远去取经，甚至还包括鼻子尖尖的“老外”。清远这个又偏远又清朴的山区小县，一下子成了被热议的中心。最终，在争论了不少时日后，被有关理论界人士定位为“中国工业改革之父”，与被称为“中国农业改革之母”的安徽小岗村一起，永远地记录在新中国的发展史册上。清明广远唱大风！

2008年孟冬，拜“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之福，我终于踏上了清远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热土。此时，北京已是狂风呼啸，温暖的清远却正是宜人的好季节，嫩黄色的砂糖桔和小金桔像珍珠一样缀满枝头，玫瑰色的紫荆花和三角梅似千万面小旗帜向你招手，最招人的还属满世界浓情厚意的绿叶，到处都在你眼睛里翩跹，简直把人的所有感觉都染成绿色的了。

我想打破秩序，提出先去看看当年“改革之父”的工厂。当地官员显得踟躇，言说岁月沧桑，那时的大多数工厂都不在了，如今只剩下两家很小的厂子，一家是酒厂，另一家是小水泥厂，在今天都很不具有现代技术含量，不如去看大工业吧？我执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大小说价值，更何况，“大”从来都是相对的，是由“小”的胚胎里孕育、长大的，而后才能金戈铁马。

还行，当年那家带头搞工业“包产到人”的清远酒厂，现今还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预计今年的产值将突破亿元，贡献国家税收3000万元。这够惊人的了，这也当然是一直坚持改革的结果，从当年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到“计件工资”，再到2003年转制为民营企业，凡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就革；凡是有助于科学发展的，就改，使这株已有80多年酿酒历史的老树，一再绽放出葳蕤的现代新花。

我来到一排半人高、粗壮的大酒缸前面，看着那朴素得几乎看不出花纹的粗大纹路，忽然间想和它们对个话。别看它们普通得像土地一样不起眼，憨厚得一声也不吭，更不会谄媚上司忽悠公众呼隆社会欺世盗名，可就是它们，披五千年文明的霞光，穿越历史的狼烟，一路筚路蓝缕、风尘仆仆地走了来。它们的智慧启发了一心想要重新崛起的龙的子孙，它们的勇气激发出中华民族的英猛顽韧，它们的不事张扬、埋头苦干、克勤克俭而又精干、巧干、会干的深厚内力，犹如五岳之上的每一棵青松、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生命一样，清明广远，与天地精华共荣共生。

鹅黄色的晨曦照亮着粤北民居式的厂房，那本来就独特的元宝形歇山房顶上，还顶着一个马头墙顶子的小小通风屋，使它们更像是民间老艺人扎制出来的工艺品，有点土气，憨头憨脑，然而构思精到，匠心独运，一看就是农业文明的代表作——在当代中国，长期存在着轻视农业的风气，什么事情一沾上“农”字，好像就意味着落后、愚昧、保守、黑糊糊，绝对与时尚、现代、辉煌、金灿灿……搭不上界。对偏僻而又“农”的清远，更是长期的不屑多看一眼，以为它只是个远离中心的省略号罢了。不过，今天看来，也许应该庆幸这种完全彻底的误读，天高皇帝远，少框框，多创新，胆大包天搞改革，一心一意求发展，农村就包围了城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所以，虽然我后来在清远参观了英德海螺集团、广东双汇食品公司、根本农业科技扶贫公司红不让集团等等大型现代化工农业企业，看到了它们那些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还有像中国书法一样漂亮潇洒的流水线；但我依然一点也不轻视那家曾为中国改革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清远酒厂——就像那年我去长江源头沱沱河，虽然震惊于它的细小和羸弱，可是却立即认可了它，并且从此以后，一直把它珍藏在心间。

金台随感

情倾这片土地

陈家记

鲁迅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在科学发展、和风轻拂的今天，在这个充满人间真爱的世界，只要你用心用情地生活工作着，你就会有胆识，有气魄，有力量，感性而智慧地直面一切。在广东清远的这段岁月，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的那场大雪，可以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清远北部许多路被封冻，房屋倒塌，输电线路被毁。不少乡镇和村寨都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面对灾情，清远人用真情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抗灾壁垒。各级领导、广大党员、武警官兵和人民群众肩扛手拉奋战在一线，饿了泡面充饥，累了卧冰小憩。连南马头冲30多名瑶族同胞，老的年逾花甲，少的只有十来岁，他们自发投入抗灾行列，还把家中自己舍不得吃的“年货”送给抗灾的同志。更值得一书的是供电系统输电班的同志们，他们有的积劳成疾，有的甚至献出生命。这些情节让我感奋不已：当饥寒难耐的时候，有个输电班的抢修人员唱起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如今，500多户人家都住上了新房。当汶川发生大地震之时，人们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就连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也争先恐后捐款献爱心。山塘镇的老人个个都捐了款，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有个老阿婆还把侄女给她治病的钱都拿了出来。当时正在进行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的清远市的清新县共捐款1200多万元，这对于刚刚经过冰雪浩劫的贫困山区县来说，可谓是倾囊相助了，清远人就这样朴实厚道。人，越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越需要真情。在面对困难、应对灾难的时候，清远人表现出的那种无私无畏，真情奉献的人文情怀让我深记在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尤其是重情重义的人，对家园，对故土都会心怀感恩和敬意。尤其是在工业文明与环境容量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清远人更是倍加珍惜自己的家园，精心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经营着这座绿色经济强市城市。

出于对这片土地的挚爱和感恩，让我由衷欣慰的是他们勇于开拓与发展的精神。珠三角的产业转移给这里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产业北迁，清远首选。”这片热土成了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首选地。然而，在招商引资方面，他们并不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而是顺应民意，理性地进行挑商选资，对污染项目一律拒之门外。不仅如此，对环保不合格的企业依法进行关停整顿，对有法不依，故意破坏环境的则严惩不贷。记得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一位群众急急地举报，说郊外镇子上有人在露天焚烧工业垃圾，严重污染环境。得到这一消息，市委主要领导马上召集市、区政府有关领导和环保、公安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商量解决这个问题。并连夜行动，共处置了6处焚烧场共30个焚烧点。此举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站在江岸向远处望去，一江清流直接天际，两岸高楼林立，这里不再是“寒极”而是生机勃勃的一片热土。兴许是恩情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兴许是圣贤佳句的千年淘洗，清远人对水有着一种别样的情愫，水已深深地融入清远人的血液和灵魂。清远人用感恩的心护卫着这方秀水，保持着不混不浊，清丽秀美。以人为本，尊重自然，正在利用人文资源和城市特色，遏水成湖，打造“水城”。届时，一座“一城风景半城水，青山绿湖碧水城”的新城将给粤中带来全新的面目。

履痕

商 震

韩愈的钓鱼台

小北江里的那些鱼，一定
还张着嘴望着钓鱼台
盼着钓鱼台上久违的那个人

钓鱼台依然健康，只是有些苍老
曾在钓鱼台上沉思的那个人
正在天上为百神众仙讲《师说》

这个做了御史的大官
在朝野上下　说了
天旱了百姓挨饿了的实话
就被贬到阳山做县令
他到阳山就把阳山当自己的家
称作“吾州”

我想，他钓鱼一定是钩上无饵
并把饵料一把一把地抛向水里
他不钓鱼，他喂鱼
他一定在想：皇上非鱼
安知鱼之饿

街边散思

是香清溢远
还是清香远溢
这个问题很重要
它不仅涉及清远的地名和出身
还可以辨析一下
是清远的香气飘到很远的远方
还是远方的朋友正口口相传着
清远的香气

我从北方的隆冬来
穿着几层防寒衣服
一走进清远　就开始
一层一层地脱
这里的热度，正从我心里
向身体的末梢弥漫

我脚踏实地在街边漫步
北江洁净的水
洗去了我所有的身份
其实，家乡与异乡
就是感觉哪里更亲切

“红不让”的蘑菇

种这么多蘑菇　养这么多菌
远看威武成阵　近看少女翩跹
这些曾是山野荒林里的草
被这农业生态公司集中培养
就像把散淡的老百姓
训练成能征善战的士兵
人的身体就是个社会
有害的病菌多了　会民不聊生
有益菌多了　生活就会祥和

这些蘑菇　都是祥和的菌
它们补气、养胃、壮肾、润肠
人们疲了累了用它加油
健康了壮实了用它美容
这些蘑菇是生命的修理工啊
吃一顿蘑菇大餐
就像给生命做了一次保养

这样的公司，这样的餐厅
据说全国有很多
那就让我们一齐热爱生命
一齐热爱社会的祥和

古民居与砂糖桔

这两个不相干的词
被我在佛冈的上岳村同时咀嚼

古民居肃穆地晒着今天的太阳
每一阵风走过
都复述一遍曾经的故事与传说
这些古屋的屋顶都带着官帽
门廊、影壁都雕着莲花和鱼
这是百姓心里的祈愿和诉求
希望最先迎接阳光雨露的官员
护佑劳作的人民连年有余

我从上岳村缓缓走过
毫不怀疑这里曾经的富足
同时，也看到今天的人们
脸上不加掩饰的甜

古民居还在我心里暖着
抬眼向远处，便是茂密的桔林
那些刚冲淋过晨露的砂糖桔
是绿海里跳动的宝石
是浓稠的蜂蜜中闪烁的珠光
不用再向远看，再向远
一定是村民们金黄的梦

哦，这小小的桔子，巨大的甜
像蹲在老屋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脸上写着得意与安详



一江两岸（摄影）　清 影

大地

美的抒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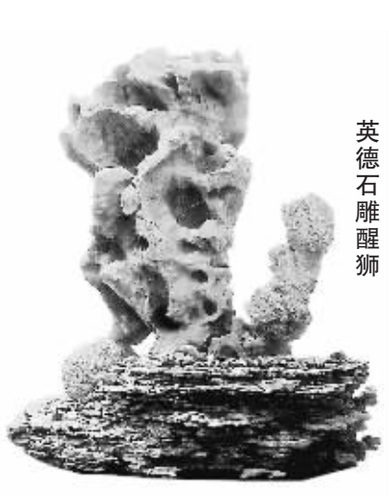
王 眉

站在美丽的丁香酒店四望，逶迤而来的笔架山云中漫漫，北江粼粼穿城而来，两岸石笋般的高楼栉比，飞霞山、贤令山、抱福山、连南瑶山，绿树成荫、层层叠叠，山外有山，楼外有楼。空气中流动着田野的芬芳，清远如此鲜美、鲜亮、鲜活地从粤中的大地上站出来，露出坚挺的楼脊、气派的城郭。

1988年才撤县设市的这个水患旱灾不断的城市，如今风姿绰约、飞速发展。北江、清远、凤城、姐妹四座大桥连接着一湖两岸的美丽新城，街区宽而阔，整洁而清丽。早年破旧低矮的北岸老城只属于那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南城几乎被高楼与树木和绿地替代。没想到，见到清远这一刻，使我即刻改变了“天下之穷处”的印象。在唐贞观十九年监察御史韩愈以“京畿大旱百姓穷困，请免征税钱等”为由上疏，获罪被贬到清远的阳山当县令。那时，他对这里的描述是：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

看来，1000多年前的一页已经是落满尘埃的档案了，如今，山在水在，而物事全非，这里不再是一片荒蛮之地。韩愈、文天祥、米芾留下的活动故址和手迹“千岩表”、“忠孝廉洁”、“且看山斋”等诗篇歌赋都成为当地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河流、山峰、峡谷、湖泊都成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竹乡、桔乡、石乡、油茶乡各占鳌头，养殖、培育到处都是生态农业。每到周末，湖南、广西、广州市等周边来的汽车排成了长龙，有到阳山观喀斯特地貌的，游广东第一峰的；有去“地下三峡”之称的连州地下河的；有看璀璨夺目的英德宝晶宫，古木奇花，洞藏百景的太和古洞的；有到“千年古寨”的南岗瑶寨的；还有到黄腾峡、玄真峡漂流的。我们就在这车流与人流之中，沿着北江进入有英石之乡的英德，英德的石头太美了，是那种不雕不刻就瘦、皱、透、漏的自然天成之美。那醒狮、游鱼、飞鹰太形象了，我在石市转来转去，真想选一块带回北方。据说，英石在宋朝时被列为贡石，清朝时被定为全国四大园林名石之一，看过之后深感绝不是虚夸。听说，佛冈民安上岳有古民居，我们都不想错过，便沿北江继续走，去看岭南风情建筑。由于语言的障碍，实在没法听清古民居的历史、朱姓家族的渊源，但民居建筑风格给我非常独特印象，由18“里”组成37幢100多座青砖到顶的锅耳楼，不但保存完好，至今还有人生活。房脊上的翱鱼，屋檐下的彩雕，让人流连在水塘、天井、祠堂、木刻中忘返。远处一望，山下是一座座黑褐色的官帽顶沉浸在往昔亘古的时光中，而山上挂满枝头的绿叶红桔却抖动在风的怀里；高大的堂屋，老婆婆慈祥的目光下是小燕子翻飞的身影……人与燕合住，生命与生命融为一体。车在静静的上岳村小路上飞驰，心同上岳村民一样被漫山遍野的桔园围裹着簇拥着，沉醉于丰收与辉煌之中。

这个秋天对于清远的确是收获之年，20年建市之路，20年的拼搏，20年的开拓，使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硕果累累。特别是在这个经济的严冬，这里无论是城区还是乡村，建楼、修路、盖房处处热气腾腾。政府办公室的马家庆同志说：“这几年清远加大环境治理，大搞生态林建设，筑巢引凤，利用当地的‘高岭土’资源把清佛公路两旁变成十里陶瓷长廊了。”我看到东鹏、蒙娜丽莎、圣利达等一座座陶瓷工业城隐隐约约地从绿荫深处探出头，没有浓烟，见不到废气，林中有厂，厂中有林。清远人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严格控制重污染项目落户，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为主题，倾心打造人类宜居的城市反而把投资环境从“寒极”变为了“热土”。现在的清远相对于发达的岭南来说，不但不闭塞和落后，反而一跃，经济主要指标增长幅度居广东省之冠，是低山丘陵山区城市的排头兵，这就是清远人一直坚持走工业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道路。



英德石雕醒狮

满目春意

唐 栋

离开喧闹尘嚣的广州，沿广清高速一直向北，越走越感觉到空气的新鲜，越走越感觉到环境的静谧，越走越是满目的青翠欲滴，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北江明珠——清远。

苏东坡先生有诗云：“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宋代的另一位诗侠方信儒也有诗道：“谁将神斧劈山开，万顷波涛天上来。峡岸繁花迷去所，不知身入武陵台。”他们描绘的都是清远境内雄伟壮观的飞霞山与清远峡风景。清远峡又名飞来峡，位于清远城北，为北江自南而北的三峡之一，两岸峰峦参差对峙，峡涧水流波涛汹涌，气势蔚为壮观。自古以来，飞来峡以其秀美天成的迷人风光和隽永传奇的民间神话，使之成了清远的魅力象征。其实，走进清远你才会知道，清远之美、清远之魅何止于飞霞山和飞来峡啊，被誉为广东第一峰的阳山石坑崆风景区、清城的黄腾峡漂流、英德的通天洞、连州的地下河、清新的笔架山、佛冈的上岳村古民居、市区的北江小三峡、遍布清远各地的温泉……构成了清远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她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南临广州，北接湖南，东连韶关，西通广西，是珠江三角洲与粤北山区的结合部，也是岭南北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有“三省通衢，北江要塞”之称，今天，更是被人称之为广州的“后花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如同桃花仙子般美丽的地方，像中国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以往多少年却一直被贫穷和落后困扰，而且贫穷往往与愚昧和毁灭连结在一起，为了生存，自然生态不可避免地遭到这样或那样的破坏，迷人的清远曾经哭泣，美丽的清远挂满泪痕。因为她是广州的北部山区吗？因为她被那个时代遗忘了吗？是的，但又不全是，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她被罩在了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笼子里，纵是浑身有劲，也绝然施展不出；纵是耳聪目明，也只能浑浑噩噩。那时候，有谁还记得清远？有谁还迷恋清远？饥肠辘辘的人哪能去黄腾峡漂流？囊中羞涩的人哪能去温泉露浴？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吹遍祖国大地的同时，也吹绿了清远的山水。这个从樊笼中走出的赤子，抖落一身羁绊，仅仅抓住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让自己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可是，一二十年下来，同自己的以往相比，变化已经迥然，但同飞速发展的珠三角相比，清远还是显得有些落伍，以至于政府要对清远“扶贫”。这又是因为什么？清远人不甘心啊，清远人苦苦思索。除了远离珠三角发展中心的地理因素外，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主要结症，这就是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创新、活力与速度上找差距，以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开始清远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新腾飞，掀起了“二次创业”的高潮。

于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便有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后花园的“三化一园”发展战略，便有了三大产业主导志向的确立，便有了实施品牌战略的意识。市政府的同志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产业，就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着力发展特色农业。第二产业主要就是大力发展生物医学、能源、陶瓷、建材、电子、电器和轻工业等高科技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主要就是发展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如已经创建和正在创建的“中国漂流之乡”、“中国温泉之乡”、“中国龙舟之乡”和“中国英石之乡”等。第三产业向地方特色发展，搞旅游、房地产、商业贸易、饮食服务并举。在涉外经济方面，努力引进外资，已经有十几家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而对外贸易，也由港澳地区扩展到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他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强了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利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跨越式发展。特别是今年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城市特色、管理人性化等新的四化发展方针策略。现在，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在清远的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如盛开的花朵，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各显特色。才短短几年时间，清远已经从发展的“寒极”变成为发展的“热土”。

临离开清远前，我们去了佛冈的上岳村，这是有四百多年文化传承、坐落在青山环抱之中的美丽村庄，保存完好的庞大的古民居建筑群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而周围环绕的山岗上，葱茏绵延的砂糖桔林，则诉说着今日的变化与兴旺，还有明天的希冀与憧憬。在这片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土地上，在这片充满活力与速度的土地上，我看到的分明是生机无限的春天啊！



上岳古民居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daily.com.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901、65368903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59、65368760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3时20分 印完：5时40分